

北京作家协会 / 编

2014nian Laoshe Wenxuejiang
Zhongpian Xiaoshuo Huojiang Zuopinji

2014年

小说卷

下卷

老舍文学奖

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

老舍文艺基金会



西苑出版社



老舍文艺基金会
LAO SHE LITERARY ART AND CULTURE FOUNDATION

北京作家协会 / 编

2014nian Laoshe Wenxuejiang
Zhongpian Xiaoshuo Huojiang Zuopinji

2014年

中篇小说

二下卷一

老舍文学奖

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4 年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 / 北京作家协会编. —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15.4
ISBN 978-7-5151-0498-0

I. ①2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1671 号

2014 年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编 者	北京作家协会
责任编辑	刘小晖
开 本	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7.5
字 数	40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1-0498-0
定 价	68.00 元

出版发行	西苑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	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	(010)88637126
总 编 室	(010)64228516
网 址	http://www.jccb.com.cn/ www.xiyuanpublishinghouse.com
电子邮箱	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	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Contents 目录

上卷 中篇小说优秀奖作品

- 1 北京房东 [荆永鸣]
39 安翔路情事 [文珍]
99 朗霞的西街 [蒋韵]
143 隐身衣 [格非]

下卷 中篇小说提名奖作品

- 233 东风嫁 [刘庆邦]
303 第三日 [毛建军]
361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[李唯]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(存目) [方方]
悬疑的荒芜(存目) [王蒙]

东风嫁

刘庆邦

1

米东风暂且收了外出的心，在家里坐等人们给她介绍对象。好比一架风筝，爹当年把她放了出去。风筝风也乘了，天也上了，系风筝的线却还牵在爹的手里。爹说一声收，就把风筝收了回来。米东风意识到了，她的命运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。至于往哪里转，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。还拿风筝作比，牵风筝的线虽说没有断，但这风筝不是那风筝，今日的风筝与往日的风筝已无法相比。不管风筝飞得再远，放得再高，迟早是要落在地上的。这是不是她米东风的宿命呢！

米东风哪里知道，爹为她张罗着介绍对象，从年前就开始了。过年是一个好时机，因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从外边回来了。现在干什么都爱拿资源说事，米廷海也把资源的说法学会了。拿搞对象的事来说，两方面的资源必不可少，一方是男孩子，一方是女孩子。平日里，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在外地打工，本地的资源就无法实现对接。过年时，两方面的资源都回来了，对接就有了机会。米廷海瞅准时机，早早就行动起来。他穿上新衣，围上新围巾，戴上新帽子，把自己收拾得像一个过景的

新郎倌一样。他在两个口袋里都装了名牌子的香烟，看见熟人，就把香烟递上一支，跟人家拉一会儿话。他并不是一上来就说到他闺女，就让熟人给他闺女介绍对象，那样会显得太直白，太急切，好像他的闺女嫁不出似的。他把主题隐藏着，先说些别的话，问问人家孩子的情况。等熟人问到他的孩子了，他才装着顺便把女儿米东风的情况说一说，托请人家帮米东风介绍一个对象。遇到这种情况，熟人一般是不拒绝的，香烟还叼在嘴上，并不取下来，嘴的另一边不耽误说好，好。每说一个好，嘴角就冒出一股烟。风一吹，烟就散了。米廷海清楚，这样托人给米东风介绍对象，别人当回事的概率很低，他托给十个人，能有一两个上心就不错。可是，米廷海不这样做又不行，有枣无枣打三竿，兴许能打下一颗枣来呢！他们这地方的规矩，给自己的孩子找对象，必须通过一个媒人。有媒人牵线，双方的父母才不失尊严，才有回旋的余地。没有省略媒人，直接给自己的孩子介绍对象的。若有人看上了一个小伙子，直接给自己的女儿介绍，不把人的嘴笑成兔子嘴才怪。

年前的集市最热闹，米廷海愿意到集市上走一走。他关注的不是年货，而是从城里打工回来的小伙子。在平常日子，到镇上赶集的多是一些老头和妇女。年集就不一样了，集上一下子集中了不少生机勃勃的小伙子。那些小伙子穿得都很周正，神采都很飞扬，花钱也很大方。看到一个小伙子，米廷海就禁不住把人家打量一下，并把小伙子与米东风联系起来。赶年集使米廷海的信心增加不少，他相信，满大街的小伙子，一定会有一个适合做他的女婿。

米廷海除了广泛地托人为米东风介绍对象，他还有目标地做一些打听工作。打听到邻村谁家的儿子还没有对象，年龄又和米东风相仿，就专门托人，找上门去，为米东风牵线。张庄有一个张小伙，大学毕业后却没有找到工作，东一头西一头在城里漂泊。米廷海认为张小伙对米东风来说是合适的，张小伙的学历虽

说高一些，但找不到工作，挣不到钱，学历高有什么用！不料媒人跟张小伙的父母一提，差点被人家的父母赶了出来。张小伙的父母认为，这简直是对他们张家的侮辱，他们的儿子就是打一辈子光棍，也不会娶米廷海的闺女做老婆。李营有一个李小伙，初中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，跟着姐夫在城里开大货车。米廷海在年集上看见过李小伙，李小伙手上戴着金戒指，脖子上挂着金链子，看样子钱挣了不少。只是李小伙的形象差一些，短胳膊短腿短脖子，却是一个大肚子。大学生攀不上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李小伙这样的也凑合吧。米廷海新托了一个媒人，塞给媒人两盒好烟。这个媒人对米东风的情况有所了解，知道李小伙不会要她。只拿到两盒烟，媒人不会跑那个腿。媒人提出，让米廷海出一点中介费。媒人说：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，买地要中介费，买房要中介费，介绍对象不出中介费也不成。米廷海给了媒人一百块钱，说有情后补。媒人说：好事成双，你给个单数算咋回事！米廷海心想这个媒人手够长的，嘴上却说自己糊涂了，给媒人又掏了一百块钱。媒人越过了李小伙的父母，直接找到了李小伙。李小伙听说给他介绍的是米东风，立即哈哈大笑，就差把人嘴笑成兔子嘴。媒人指着李小伙，说看把你小子乐的，你说吧，你怎样谢我。李小伙说：我还谢你呢，不甩你两个嘴巴子就算不错。媒人说：米东风技术一流，你要是娶她做老婆，她一定能把你的硬柿子伺候成软柿子，再把软柿子伺候成硬柿子。李小伙说：听你这样说，你是不是把米东风的技术领教过了。媒人哎了一声，说不要瞎说，我是受米廷海之托，来给你介绍对象的，同意不同意，你说一个准话，我好跟米廷海交代。李小伙说：你就这样跟米廷海说吧，我要是在城里碰见米东风，老乡见老乡，玩一把还可以，想给我当老婆，滚她的十万八千里去吧。媒人说：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可以向米廷海交差了。

媒人给米廷海留着面子，并没有把李小伙的原话学给米廷海，只说李小伙不同意就完了。米廷海没有细问李小伙为什么不

同意，更不敢问李小伙说了什么话，他怕自讨没趣。他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：米东风是个好孩子，好孩子。至于米东风在城里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，米廷海是明白的，但他从没有问过米东风。他怕伤了女儿，也怕伤了自己。他所能做的，就是使劲欺骗自己。欺骗自己可以，哪怕把自己骗得自己追着自己的尾巴转，都没人管他。想骗别人就不那么容易。花开不能在屋里开，花开只能在太阳底下开。一朵花是黑，还是白，十里八里的人谁不知道呢！连托两个媒人给米东风介绍对象都不成，使米廷海的紧迫感又增加了几分，也促使他继续下调给米东风找对象的标准。反正他下定了决心，坚决不许米东风再外出了，千方百计也要给米东风找一个人家。人说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，他给米东风找不到别的出路，好像只有嫁人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。

之后，米廷海又给米东风找了一个对象，是王楼的王新开。王楼离米廷海所在的村庄只有三里路，米廷海早认识王新开。以前米廷海之所以没把王新开列为备选对象，是觉得王新开的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都差一些，他把眼皮底下的王新开排除在外了。王新开只上过四年小学，所认识的一些字恐怕早就变成了死蚂蚁。王新开也出去打过工，进过砖窑，下过煤窑。但他在外总是干不长，转一圈就回来了。他除了学会了喝酒，打牌，没挣下什么钱。别人家的房子不知翻盖了多少遍，从草房到瓦房，从瓦房到平房，又到楼房。他家的房子呢，只把草顶换成了瓦顶，弄了个驴屎蛋子外面光就拉倒了。王新开的爹不在了，家里还有一个老娘，和一个身有残疾的弟弟。王新开虚岁二十四，比米东风小两岁。王新开的娘也很着急，也是到处张罗着给儿子找对象。米廷海把为米东风找对象的标准一降再降，降到王新开这一级，王新开才收尽庄稼露出草一样显现出来。米廷海重新把王新开掂量了一下，觉得王新开并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。王新开的身体是结实的，个头也不低。他的弟弟王新会有残疾，他一点残疾都没有。王新开家是比较穷，但



王吉文 / 绘

穷有穷的好处。穷人家的孩子找对象才不那么挑剔，才会把娶到的媳妇当宝贝，才会踏踏实实过日子。米廷海也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他和王新开的娘都急着为自己的孩子找对象，王新开的娘为何不托媒人到他们米家求亲呢，难道一人着急，只顾往远处打量，反而把眼前的风景错过了？有心托人去找一下王新开的娘，暗示她主动到米家求亲，又怕弯子绕多了费事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不如自己托媒人到王家说媒好一些。

米廷海这次托的媒人不是一般的人，是村里的村长。米廷海知道村长爱喝酒，一张脸三天两头喝得像新鲜的牛肝子，两天不喝酒，急得拿自己的脸当下酒菜。这天午前在镇上，米廷海一把将村长的手捞住了，说，一把手，今天中午我请你喝酒。村长把米廷海看了看，说：你喝酒不行，咱俩喝不起来。有啥事，你只管说吧。米廷海说：我请你喝酒，你都不给我面子，我还有啥可说的。你说我喝酒不行，我认为你是看不起老百姓。就你那点酒量，跟你爹比差远了。我跟你爹在一块儿喝酒的时候，你还光着屁股在泥巴窝里摸泥鳅呢！村长说：你先别吹，你说你能喝多少吧？你知道吧，现在是数字化时代，干什么事情都要量化。米廷海说：我不懂什么量化不量化，反正你喝多少，我比你一点都不会少。村长认为米廷海态度还可以。

在一个小酒馆刚坐下来，村长说：我知道你找我说什么事，你先不要说，看我猜得对不对。米廷海前后看看，见没人注意他们，让村长说说看。村长示意米廷海把头靠近他，他把米廷海的耳朵咬了一会儿。村长嘴里哈出的热气弄得米廷海的耳朵有些痒痒，但村长这种跟他很贴耳的样子又让他觉得受用，这会儿他倒希望在小酒馆喝酒的人能注意到他们，看看他们村的村长就是这样跟他说话的。村长把耳朵咬完了，才把声音放大，问：怎么样？米廷海表示服气，说：选你当村长真是太对了，村民有什么事都装在你心里，你真是一个人民的好村长。酒还没上来，用陈年的粗茶梗子沏成的茶先上来了，米廷海端起一

杯茶，说来，我先敬你一杯茶。村长不喝茶，说喝茶算什么，一股子马尿味儿。米廷海扭头催服务员快点上酒。酒是村长点的，是村长平日里爱喝的一种酒。酒上来后，他们二人锵锵锵连着碰了三杯。村长说：你不用说，我就知道你已选好了目标，而且我知道目标是哪一个。这次村长没再咬米廷海的耳朵，夹起一块凉拌的猪耳朵放在嘴里嚼。把猪耳朵嚼碎咽了下去，村长才说：王楼的王新开，对不对？米廷海本来也要夹一块猪耳朵吃，听村长这么一说，他的筷子走到半道就停下了，两眼瞅着村长。村长说：你不要看我，我又点到你的穴位了吧。米廷海说：村长，你太厉害了，太有水平了，看来这个事儿求你真是求对了。村长说：对不对还很难说，这个媒人我恐怕当不了。你们两家离得太近了。做亲戚宜远不宜近，太近了互相知道底细，俩眼齐睁着，亲戚就很难做成。我的话你明白吧？村长一说到底细，米廷海就明白了村长话里的意思。村长所说的底细，当然是指米东风的底细。相对他这个当爹的而言，米东风的底细就是女儿的底细。对于女儿的底细，他知道，又不知道。不管是知道的，还是不知道的，他都讳莫如深。他没说明白不明白，只跟村长说：来，喝酒。又说：这个媒人我只能请你当，谁让你是村长呢！你当村长，就得为老百姓办事。米廷海拿出二百块钱，往村长手里塞。村长不接，说这样不好。米廷海改把钱塞进村长的口袋里，说：这是一点小意思，等你把媒说成了，我会重重感谢你，我们一家都会记着你的恩德。村长的口气有所松动，答应去说一下试试。米廷海特别交代村长，千万别对别人说是他托了村长，若是被王新开知道了，会太长那小子的志气。村长说：你这话多余，我罚你一杯。

2

村长自有村长的招法，不知他使用了什么招法，王新开没

有完全拒绝，磨磨叽叽，答应与米东风见个面，谈一谈。当村长把话回给米廷海时，米廷海并没有显得太高兴，反而是一副苦样子，说：说实在话，我对王新开那孩子并不是很满意。村长差点骂了米廷海，说卖方买方都是你，你的舌头就来回转吧。我告诉你，过了王楼这个村，就没有第二个王新开了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王新开是娶米东风当老婆，又不是娶你，你满意不满意有什么关系。你打听打听，天下的丈人爹有几个对女婿满意的。你要是犹豫，我就不管你的事了。米廷海差点拉住了村长的胳膊，说别呀，你说个时间，让两个孩子见个面吧。我还要听听我们家东风的意见，这是关系她一辈子的大事，她点头了才行，她要是不点头，谁都不能按她的头。村长挥了一下手，把米廷海的话斩断了，说拉倒吧你，我还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几个屁。你跟别人不说实话，跟我也不说实话。什么东风点头不点头，一切还不是你说了算。要不是你死要面子，非要给东风找对象，东风才不会在家里待着呢！米廷海说好好好，别说了，一切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！

米廷海以前托人给米东风介绍的几个对象，因遭到回绝，米廷海瞒得严严的，没有给家里人说。打碎的牙往肚里咽，米廷海还咽得起。降格降到王新开这里，王新开没说不跟米东风见面，米廷海才回家对米东风讲了。米廷海刚提到王新开，妻子就说：不行不行，那孩子没啥出息。米廷海皱起了眉头，狠狠剜了妻子一眼，并把手一挥，像村长斩断他的话一样，把妻子的话斩断了，说：你知道什么，不许乱插嘴！妻子的样子很不服气，说：他娘也是个老猴精。米廷海继续压制妻子，说：你有完没完？你要是了解情况你说吧，我不说了。你走吧，该干啥干啥去。妻子身子动了动，却没有走。她的脖子梗了一下，仿佛在说：我不走，事关我闺女的大事，我干吗不能听听。米廷海强调，王新开这个对象，是村长亲自介绍的。作为全村的行政一把手，村长轻易不会为别人介绍对象。村长为谁介绍对象，就是对谁的信任，

这本身就是一个荣誉。村长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他看人不会看错。村长既然亲自出马为米东风介绍了王新开，起码表明王新开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是有前途的。米廷海说，他也认识王新开，对王新开的情况知道一些。他说王新开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，挑百八十斤的担子恐怕不成问题。这从王新开走路的姿势就看得出来，他走路一步是一步，每一步都踏得很实。王新开还是一个可靠的老实人，他外出打工没挣到钱，正好说明他人老实。说到这里，他紧接着的思路是，凡是挣钱多的人，都不老实。他突然刹车，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说下去。因为他想到了眼前的米东风，要是把话说出来，就等于把米东风捎到了。米廷海说他承认，王新开的家庭条件是差一些，但条件差不怕，条件是可以转化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怕家里穷，就怕两口子拧不成一股绳。只要拧成一股绳，就可以由穷转化成不穷。他又举自家的例子，说他们家十几年前家庭条件也很差，现在不是不差了吗！

爹说了这么多，米东风只能听。出去打工多年，她对邻村的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她不但没见过王新开，对王新开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听爹的话味儿，爹对王新开已经很满意。爹不是站在她的立场上，对王新开进行挑剔。爹好像站到了王新开的立场上，在说服她嫁给王新开。爹说村长是媒人，她没看见村长，也没听见村长说一句话。爹的做法倒更像一个媒人。爹说完了，让米东风准备一下，跟王新开见一个面，谈一谈。米东风问怎么准备。爹说：你不用化妆，也不用洒香水，穿一般的衣服就行了。有一点要记住，不管他问你什么话，你先过脑子后过嘴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，一句都不要说。娘说：你说话得硬气一点，不能老是顺着他的话说，得让他顺着你的话说。你问问他，人家的房子都翻盖了，他家的房子为啥没翻盖。谈不成就不错了，要是两个人都没意见，你得提出一个条件，让他和他娘分开过。要是他娘跟你们在一锅里要勺子，你们连一天都不会安生。

米东风和王新开见面的日子定下来了。米廷海提出，让王新

开到他们家里去。他们这里的规矩，相亲的男女第一次见面，必须是男方到女方家里去。这个规矩是要求男方放低姿态，也是上门求亲的意思。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女方到男方家里去相亲的，世上只有凤求凰，而没有凰求凤的道理。如果有女的跑到男家去相亲，那就显得太没价值了，只会被人看不起。米廷海的想法是，他们家有楼房，有客厅，有沙发，条件是优越的。优越的条件，加上是主场，会给米东风带来心理上的优势。同时会给王新开带来心理上的压力，让他明白，他不过是一个穷小子，能找到一个老婆就该谢天谢地。村长派人把话过给王新开，不料王新开坚决不同意到米家与米东风见面。至于为什么不愿去米家，王新开没说理由。不愿意就是不愿意，也许不需要理由。王新开还提出，除了不在米家和米东风见面，也不到集上和米东风见面，凡是人多的地方他一概不去。那么，王新开选择什么地方和米东风见面呢？他选择的是南河岸边一座老式的废弃的砖窑，砖窑的窑洞子是空的，他可以在那里和米东风见面。米廷海一听王新开选择的是那么个鬼地方，心里悸了一下。前年秋天，窑洞里发生了一桩命案。当地的一个闺女被人在窑洞里强奸了，掐死了，还堆上玉米秆子把尸体烧得头不是头，脸不是脸。王新开又不是不知道窑洞里发生过命案，他干吗要挑那个地方跟米东风见面呢，他怀的是什么样的心理呢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米廷海当然不同意让米东风与王新开在那个杀人焚尸的场所以见面，他说那个地方太不吉利。就这样，双方还没见面，较量就开始了。较量的结果，米廷海做出了妥协。王新开说了另一个相亲的地方，是在南河的河坡里。王新开放出话来，他说的这个地方，如果女方再不同意，这个面他就不见了。米廷海好不容易给米东风找了这么一个主儿，他可不愿意轻易放弃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米廷海作出了妥协，同意让米东风赴河坡与王新开见面。

南河是一条活水河，河里的冰已经解冻，河水缓缓地从西向东流去。河堤高高的，河坡很宽展。人从河堤上走下河坡，就

被河堤挡住了。河坡里上面是枯草，下面是新生的草芽，踩上去软软的。米东风和王新开在河坡里见了面。米东风是由娘护送到河坡里去的。王新开是一个人来的，他的娘没有来。米东风和娘上了河堤，见那个叫王新开的人已经站在河坡的水边等她们。让王新开先到，这是米廷海的主意。米廷海站在他家的二楼的走廊上，看见王新开从东边的路上走过去了，才通知她们娘儿两个出发。娘对米东风说：下去吧，那个人在那儿等你呢。米东风看了看娘，站在河堤上没有动。娘只好走下河堤，带着米东风向河坡里走去。河坡的坡度矮矮的，一点儿都不难走。但米东风走得很慢，好像每一步都有些犹豫。娘说：你看，我说不让你穿高跟鞋，你不听话，这下你知道了吧！米东风意义不明地摇了摇头。走到离王新开只有八九步远的地方，王新开还背着身子，没有回头。王新开的样子像是在看水。米东风的娘站下咳嗽了两声，王新开才有些不情愿似地慢慢回过头来。娘问：你是王楼的吧？王新开说是。娘又问：你娘没跟你一块儿来吗？王新开说：她来干什么，我没让她来。娘说：这是我闺女米东风，是我们村的村长给你们牵的线，你们谈谈吧。娘把身子闪开，把站在她身后的米东风让出来。娘又对米东风说：你们说话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娘把米东风的衣袖摸了一下，顺来路向河堤走去。米东风回转身望着娘，见娘也正在回过头看她。母女俩的目光只碰了那么一下，娘的脸就赶紧转了过去。娘在河堤上很快消失。

河坡里只剩下王新开和米东风两个人时，王新开向米东风走得近一些，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米东风的脸。在看米东风时，王新开的目光是大胆的，他把米东风从头看到脚，又从脚看到头，把米东风的全身都看遍了。不少人都说，米东风在城里当鸡。王新要看一看，在城里当鸡的人是什么样子，当鸡的女人和不当鸡的女人到底有哪些区别。王新开来看去看，把米东风和鸡怎么也联系不起来。他家里养的就有鸡，公鸡母鸡都有，整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他对鸡再熟悉不过。眼前的这个

米东风，哪里有一点鸡的样子呢！米东风上身穿的是一件枣红色的短呢大衣，下面穿的是束腿牛仔裤，脚上穿的是深腰栗色高跟皮靴。米东风是小巧的身材，她的高跟鞋虽然让她显得高一些，但如同小姑娘踩在高跷上，举得越高，愈发让人觉得小巧。这样小巧的身材容易惹人抱，似乎轻轻一抱就能抱起来。米东风头上包的是一块乳白色的长条羊绒围巾，她把围巾的中间部分包在头上，并包住耳朵，把两端从脖子里绕过，再甩到身后。长风顺河坡走过来，把她的围巾掀了一下，又掀了一下，有一次把围巾一端掀到胸前去了。米东风捏起围巾一端，再把围巾放至身后。趁风替王新开掀开了米东风头上的围巾，王新开把米东风的脸、耳朵和脖子都看清了，怎么说呢，如果用个字来说明米东风长得如何，那就是白。米东风的脸白，脖子白，连耳朵都是细白的。米东风露在外面的部分就这样白，不知她裹在衣服里面的身体白成什么样呢！他们这里夸一个女人长得白，往往拿白面作比喻，说某某白得像是用一块玉般的白面捏成的。在王新开看来，用白面比喻米东风恐怕差点劲，再白的白面也捏不成米东风这样的。怪不得米东风到城里能挣到那么多钱，米东风确实有特色，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。米东风身上还有一股一股的香气冒出来，王新开说不来是什么香，反正就是香。他张开了鼻翅子，香气却没有了。他不再特意去闻，香气却又扑过来。这种若隐若现的香气，让王新开的双脚来回倒腾了好几下，他对米东风说：我见过你。米东风吃了一惊，不知道王新开在哪里见过她。王新开问：你原来是不是天天到镇上去上学？米东风说是。王新开说：你上学来回从我们王楼东边的路上走，我肯定看见过你。听王新开说是在上学的路上看到过她，米东风才不那么紧张了，她说可能吧。王新开问：你怎么不出去打工了？米东风答：不去了，俺爹不让我出去了。王新开又问：你在城里打工时打的是什么工，做的什么工作？米东风事先想到了，王新开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，她心

里又紧张起来。好在米东风把这个问题在肚子里反复回答过了，功课做了一百遍都不止，她不会答错。米东风说：打字，用电脑打字。王新开眉头皱了皱，眼皮眨了眨，噢了一声说：打字，打字可是个技术活儿。听说你挣了不少钱，你们家的楼房就是你爹用你挣的钱盖的，是这样吗？米东风说：你不要听别人瞎说，我没挣多少钱。我家盖房子的钱都是我爹和我弟弟挣的。我挣一点钱，除了吃饭，住宿，还不够我自己花的呢！西边的桥上有一人走过，那个人一边走，一边朝这边看。王新开转过脸去，估计桥上的人走过去了，才转回脸来。王新开对米东风讲了河边窑洞里发生的命案，说警察还没到时，他就到窑洞里看了，窑洞里一股烧鸡儿毛的味儿。那个女的衣服都烧化了，尸体没有完全烧化，烧成了黑色的肉滚子。那个女的两只脚都没有烧到，脚上穿的是高跟鞋。王新开讲完了他看到的惨况，问米东风听说过没有。米东风摇头说没有。其实她年前一回到老家时就听人说了，但她说她没有听说。她反问王新开：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？王新开被问住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为什么要对正在相亲过程中的米东风讲这个。

3

王新开的娘在王楼村的村口等王新开回来。她的大名叫侯淑英，村里人都叫她老侯。老侯背靠一棵杨树站着，手里拿着一根竹棍。竹棍不是拐棍，她还没老到拄拐棍的程度。竹棍是她平日在院子里打狗撵鸡用的，今日拿到外面不知要干什么。老侯看见王新开回来了，只拿眼盯着他，没有说话。王新开也看见了娘，他脚上迟疑了一下，没有喊娘，塌下眼皮，想走过去。老侯手里的竹棍派上了用场，她把竹棍一伸，拦在了王新开前面。他问王新开干啥去了。王新开说：我想干啥干啥，你管不着。老侯骂了一句娘，说我是你娘，我生了你，养了你，你的事我就要管。王